

萬里海疆崇聖妃——

兩宋媽祖封祀辨識

千百年來，隨著中國海外交通的發展，傳統的海上女神——媽祖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，對媽祖的介紹與研究則步步深入。早在兩宋時期，這位海神已被尊為聖妃，後來又被封作天妃、天后或天上聖母，在中國大陸沿海、台灣、香港、澳門乃至東亞及東南亞各國的民眾中，備受敬愛與崇拜。媽祖是由人而轉化為神的，即從北宋出生於福建湄洲的林氏年輕女巫，升格為超越疆界國籍的航海保護女神。因此，其事蹟也含有兩部分：一為有歷史資料可供考證的人間言行，包括其出身、年里、行誼及歷代封賜、各地廟祀等；另一是她被尊為神靈以後，各地流傳或編記的神話、故事。但自宋、元以降，這兩部分的記錄日漸混淆不清，而且後者大大淹沒了前者，以致有些本來比較清楚的事情也變得真假難分、莫衷一是。有些族譜、廟記或方志更盡量將之神奇化，彷彿奉祀時間越早越好，或力求立本土作為祖廟祖祠。有鑑於此，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依據早期比較可靠的一些史料，對宋代媽祖的封賜、祭祀等問題，進一步予以探索。

媽祖首封肯定在宣和五年

關於媽祖的研究，許多專家學者早已作出重大的貢獻。在本世紀四、五十年代，《南洋學報》曾刊過韓槐準的〈天后聖母與華僑南進〉和朱傑勤的〈福建水神天妃考〉^①，前輩之筆路藍縷實功不可沒。嗣後李獻璋、蔣維鈞等先後出版了有關的資料集^②，為學人的研究大大提供了方便，而各種論文集也陸續問世^③。近年來，大家圍繞媽祖的出身姓名、誕生地方、生卒年月乃至歷代封號等等，展開了熱烈的探討，唯囿於資料各別，一時難有定論^④。不過，有些問題的史料雖然不多，但仍然可以通過分析而去偽存真，媽祖首封時間等即屬此例。

根據《宋史·禮志》，熙寧間(1068-1077)朝臣請“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，賜廟額。已賜額者，加封爵：初封侯，再封公，次封王，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；婦人之神，封夫人，再封妃。其封號者，初二字，再加四字。如此則錫命馭神，恩禮有序”。媽祖在兩宋正依序經過了這三階：由賜廟額到封夫人，進而封妃。而其被賜廟額“順濟”，則與徽宗宣和五年(1123)癸卯宋使之奉使高麗密不可分。

《宋會要》載：“莆田縣有神女祠，徽宗宣和五年賜額順濟。”⁵但其緣起不見正史、政書所記，過去一般均據南宋丁伯桂的《順濟聖妃廟記》(約作於紹定三年庚寅，1230)析之：

“宣和壬寅，給事路公允迪載書使高麗，中流震風，八舟沈溺，獨公所乘，神降於檣，獲安濟。明年奏於朝，錫廟額曰順濟。”⁶

李俊甫的《莆陽比事》卷七也載有類似內容，且時間比丁記略早：

“宣和五年，路公允迪使高麗，中流震風，八舟溺七，獨路所乘，神降於檣，安流以濟。歸還奏聞，特賜廟號順濟。”⁷

近年自《白塘李氏族譜》發現的廖鵬飛《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》(作於紹興二十年庚午，1150)，則為此事提供了較早較詳的記載：

“(宣和壬寅)越明年癸卯，給事中路公允迪使高麗，道東海，值風浪震蕩，舳艫相衝者八，而溺覆者七，獨公所乘舟，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，俄獲安濟。因詰於眾，時同事者保義郎李振，素奉聖墩之神，具道其詳，還奏於朝，詔以順濟為廟額。”⁸

按，給事中路公允迪、中書舍人傅墨卿出使高麗一事，有其隨從徐兢留下了最寶貴的第一手記錄——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⁹。據其明

確記載，是次出使於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奉詔，但實際由明州往返則在五年癸卯（1123）五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七日。從準備出發到回國，使團為求航行平安，拜祭過不少神靈，包括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（即東海龍君）、岳瀆主治之神、靈感觀音，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符籙，並風師龍王牒，天曹直符，引五嶽真形，與止風雨等十三符”，而並無片語提及海上女神，唯在敘及返航遇險時提到：“以一葉之舟，泛重溟之險，惟恃宗社之福，當使波神效順以濟”，“臣……與同舟之人，斷髮哀懇，祥光示現，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”。此演嶼神一般認為是福州昭利廟所奉之神，據淳熙《三山志》卷八所載，“昭利廟，東瀆越王山之麓，故福建觀察使陳嚴之長子……獲祀連江演嶼。本朝宣和……五年，路允迪使三韓，涉海遇風，禱而獲濟，歸以聞，詔賜廟額昭利”¹⁰。演嶼神不僅同時因同事受封，而且其名之昭彰顯然早於媽祖。由此可見，宣和五年以前，官方的祀典並未將媽祖列入。

徐兢的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雖然未提到媽祖神，但她因是次奉使而首次獲封，應該是可信的。除了上引著作外，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三四載有《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》制文：“敕：明神之祠，率加以爵；婦人之爵，莫及於妃。……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，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。”¹¹雞林乃朝鮮半島的古國名，新羅之別稱，唐代一度以其國為雞林州都督府，故媽祖受封實由宋使出使高麗而致。

儘管媽祖確因宋使出使高麗的航行而獲封，但上引諸書所謂“八舟沈溺”或“八舟溺七”，卻與徐兢的記載大相徑庭。據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所述，該次出使共乘八舟，“以二神舟、六客舟兼行”。其中第一舟為路允迪所乘的“使舟”，稱“凌虛致遠安濟神舟”；第二舟為徐兢所乘，稱為“靈飛順濟神舟”。雖然使團返航時遇到驚濤駭浪，使船舟大受破壞，尤其是第二舟，但最後均全部回國：“比使者回程至此，第一舟幾遇淺，第二舟午後三柁並折，賴宗社威靈，得以生還”，“比

者，使事之行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，三柁並折，而臣適在其中，與同舟之人，斷髮哀懇，祥光示現，然福州演嶼神，亦前期顯異，故是日舟雖危，猶能易他柁”，“八月……二十一日辛丑，過沙尾，午間，第二舟三副柁折。夜漏下四刻，正柁亦折，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”。因此前述“遂獲安濟”者正是路允迪所乘的“凌虛致遠安濟神舟”；而媽祖神受賜之廟額順濟，則與徐兢所乘的“靈飛順濟神舟”同名。

同在宋代，不同史籍對同一事件之敘述，竟出現如是之歧異，不僅難以索解，而且使人懷疑某些記述的可靠性，以致導引了釋疑解惑之動機。筆者最近查閱了淳祐《臨安志》的佚文，竟因此而發現一線曙光。該書乃宋施譔纂修，作於淳祐十二年(1252)，而為後來咸淳《臨安志》等所本。原書五十二卷，早佚，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編、大化書局1978年印的《宋元地方志叢書》，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本僅存卷五至十。後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、大化書局又於1990年編印了《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》，內有清胡敬的《淳祐臨安志輯逸》八卷(據武林掌故叢編之版本)。翻開是書卷一，“祠廟”下的“順濟聖妃廟……”赫然入目，其所收丁伯桂的《順濟聖妃廟記》，關於上述史事竟與咸淳《臨安志》載文有差異。茲引錄如下：

“宣和壬寅，給事路公允迪載書使高麗，中流震風，人舟沈溺，獨公所乘，神降於檣，獲安濟。明年奏於朝，錫廟額曰順濟。”

好一個“人舟沈溺”，顯可糾正咸淳《臨安志》之訛，而比較接近徐兢所記。可是，又如何解釋廖鵬飛《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》的“舳艫相衝者八，而溺覆者七”呢？廖文雖作於紹興二十年(1150)，較丁記為早，但目前所見係錄自《白塘李氏族譜》，不無值得考訂之處。據上述廖文，媽祖神之受封，乃宣和五年(1123)隨從出使高麗的保義郎李振之“具道”，李振事蹟不見史載，按族譜云振年三十九而卒¹²，如以其

成人隨使計，則廖鵬飛作廟記時彼已死去近十載。廖記應源於振述或鄉人複述，但成文時肯定無法經李振過目核對。另外可肯定的是，廖鵬飛寫廟記時也未看到徐兢的著作¹⁶。蓋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雖作於宣和六年，但據其姪刊刻時云，該書原本已奉上御府，惟副本藏家，後里人借觀佚失，復追述而刊於乾道三年(1167)。反觀丁伯桂之作記，據稱係“取先後金石所紀神績者編次之”。丁為媽祖故鄉人，又在首都臨安作官，既瞭解媽祖之傳說，也便於採集包括徐兢書在內的官私著作，故其“人舟沈溺”之說法尚可接受。

總之，不論諸書有何歧異¹⁷，綜合各家之說：媽祖因宣和五年奉使高麗事，而首次被賜廟額順濟，這一結論大致是可信的。

宋代聖妃封賜不亞於後朝

繼北宋宣和間被首賜廟額之後，媽祖女神在南宋時期又十多次受封，而且封號逐步升級，臻於頂峰。但有關載籍早期或語焉不詳，後期又多錯訛，以致封號及受封年代頗顯混亂。如《宋會要輯稿》迭經轉抄而時見錯漏，丁伯桂之《順濟聖妃廟記》不夠詳細，而後世《天妃顯聖錄》、《敕封天后志》則有失實或矛盾之處，尤其是關於宋代之褒封。

據筆者所見，兩宋對媽祖之封賜及其年代，以南宋淳祐《臨安志》及元代至正《四明續志》所載最為詳明。前者係據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而加以訂補，後者則收錄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全文，二者基本一致，前後相續，比較可信，故摘引如下：

淳祐《臨安志》：“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，考之《廟記》，神本莆田林氏女，數著靈異，祀於莆之聖墩。宣和五年，賜順濟廟額。紹興二十六年，封靈惠夫人。紹興三十年，加封昭應。乾道二年，加封崇福。淳熙十二年，加封善利。紹熙三年，改封靈惠妃。慶元四年，加封助順，敕

云……。嘉定元年，加封顯衛。嘉定十年，加封英烈，敕……。嘉熙三年，浙江潮水齧隄，禱之，應易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。”¹⁶

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：“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……宣和五年，……錫廟額曰順濟。紹興二十六年，封靈惠夫人。三十年，……封靈惠昭應夫人。乾道三〔二〕年，……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。淳熙十一〔二〕年，……獲封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。……紹熙三年，特封靈惠妃。慶元四年，……封靈惠助順妃。……嘉定元年……封靈惠助順顯衛妃。嘉定十年，獲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。嘉熙三年……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。寶祐二年……封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。三年，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。四年，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；是歲，又以浙江隄成築，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。景定三年……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。”¹⁶

人們通常認為，兩宋以降，元、明、清諸朝一代比一代重視對天后的褒封與祭祀。其重要的依據，就是封號由妃而進到天妃，再升天后乃至天上聖母，而字數也從二字不斷發展到三十四字（詳見後附《媽祖歷代賜封一覽表》）。其實，判定歷朝重視的程度，不能僅以封號及其字數為標準，還必須結合封號級別、褒賜次數、祀典規格、設廟地點、祭祀區域等等，綜合加以考察。以此觀之，宋代對媽祖的封賜實不亞於後朝。

如前所述，宋代對女神的加封大致有三級：無爵號者賜廟額，已賜額者加封爵，初封夫人，再封妃。而媽祖從徽宗宣和五年（1123）至光宗紹熙三年（1192），已完成了這一過程，由賜順濟廟額到靈惠夫人到靈惠妃，此後又八次封妃。總計兩宋對其加封共十四次，而元、明、清三朝加起來不過十八次。宋代封號一般限於八字，每次加封超過者即酌減前字，而非越長越好。至於稱號，“妃”在宋代已屬頂級之

列，如按劉基釋，則海神只宜封妃：“太極散為萬匯，惟天為最大，故其神謂之帝；地次於天，其祇后也；其次最大者莫如海，而水又為陰類，故海之神降於后曰妃，而加以天，尊之也。”¹⁷誠然，後世之加天、稱后，固表明對媽祖女神之尊重，唯她在宋代業已被到處稱為“聖妃”，亦屬無限尊崇之號矣！

宋代對媽祖封賜之重視，還表現到官方由上到下，不斷發佈制文、列入郊典，或由地方官擬定祝文、主持拜祭。除上引《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》制外，淳祐《臨安志》記慶元四年加封助順、嘉定十年加封英烈，均有敕令保存。真德秀在紹定五至六年（1232-1233）復知泉州時，先後有四次拜祭聖妃的祝文：《聖妃宮祝文》、《聖妃祝文》、《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》、《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再祈雨祝文》¹⁸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宋代南北海疆都遍佈聖妃廟，幾乎設市舶司之港口乃至首都均建立了（詳見下述）。據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、淳祐《臨安志》及吳自牧《夢梁錄》，當時南宋首都臨安就有兩座聖妃廟：一在京畿艮山門外，一在城南蕭公橋及候潮門外瓶場河下市舶司側¹⁹。這既說明宋代海上交通之發達，也反映宋室對海外貿易及航海保護神的高度重視。元代對海運及海外貿易當然也相當注重，故於媽祖一再加封，但終元之世似未聞大都有天妃宮之立。元、明、清時，設立媽祖廟的地方自然大大增加，不過有許多係出自民間之祀奉，表現海外交通不斷發展的趨勢，但未可完全用作後來諸朝比宋代更重視媽祖之例證。

媽祖歷代賜封一覽表

朝代	年 代	封 號	所據資料
北宋	徽宗宣和五年癸卯，1123	(賜廟額)順濟	《宋會要輯稿》
南	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丙子，1156	靈惠夫人	《宋會要輯稿》
	高宗紹興三十年庚辰，1160	靈惠昭應夫人	《宋會要輯稿》
	孝宗乾道二年丙戌，1166	靈惠昭應崇福夫人	淳祐《臨安志》
	孝宗淳熙十二年乙巳，1185	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	淳祐《臨安志》
	光宗紹熙三年壬子，1192	靈惠妃	淳祐《臨安志》
	寧宗慶元四年戊午，1198	靈惠助順妃	丁伯桂《聖妃廟記》
	寧宗嘉定元年戊辰，1208	靈惠助順顯衛妃	丁伯桂《聖妃廟記》
宋	寧宗嘉定十年丁丑，1217	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	丁伯桂《聖妃廟記》
	理宗嘉熙三年己亥，1239	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	淳祐《臨安志》
	理宗寶祐二年甲寅，1254	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	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
	理宗寶祐三年乙卯，1255	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	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
	理宗寶祐四年丙辰，1256	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	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
理宗景定三年壬戌，1262	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	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	
元	世祖至元 十八年辛巳，1281	護國明著天妃	宋渤《順濟廟記》
	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，1288	廣祐明著天妃	《元史·世祖本紀》
	成宗大德三年己亥，1299	護國庇民明著天妃	《元史·成宗本紀》
	仁宗延祐元年甲寅，1314	護國庇民廣濟明著 天妃	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
	文宗天曆二年己巳，1329	護國庇民廣濟福惠 明著天妃	《元史·仁宗本紀》 《元史·祭祀志》
	順帝至正十四年甲午，1354	輔國護聖庇民廣濟 福惠明著天妃	《元史·順帝本紀》
明	太祖洪武五年壬子，1372	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	徐葆光 《中山傳信錄》
	成祖永樂七年己丑，1409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 普濟天妃	《明太宗實錄》
	思宗崇禎十三年庚辰，1640	天仙聖母青靈普化 碧霞元君	《中山傳信錄》 汪楫《使琉球錄》

朝代	年代	封號	所據資料
明代	思宗崇禎 年	青靈普化慈應碧霞元君	徐葆光 《中山傳信錄》
清	聖祖康熙十九年庚申，1680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 弘仁普濟天妃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聖祖康熙二十三年甲子，1684	護國庇民昭靈顯應 仁慈天后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高宗乾隆三年戊午，1738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 普濟福佑群生天后聖母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高宗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，1757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天后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高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，1788	顯神贊順靈惠碧霞元君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代	仁宗嘉慶五年庚申，1800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 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 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 佑天后聖母元君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仁宗嘉慶七年壬戌，1802	天上聖母無極元君	楊浚《湄洲嶼志略》
	宣宗道光十九年己亥，1839	護國庇民妙靈昭應 弘仁普濟天后	《北港朝天宮志》

兩宋聖妃廟遍佈南北海疆

宋代聖妃廟宇知多少？這是個已有大致結論而尚未能完全回答的問題。筆者參考了部分學者的論著^⑩，並翻檢一些古籍，望能結合有關史料，對此進一步加以考證。下面分地區依次略述：

一、福建

(一) 莆田

1. 湄洲：該地係媽祖的故鄉，一般被認為最早立廟，湄洲媽祖廟是公認的祖廟。唯該廟始建於何時是個問題，現在有許多論著均繫於太宗雍熙四年丁亥（987），即其昇天之年，但逝年尚有爭論、並非定讞，況是否逝世當年即立廟也史無明文。早期一些著作對此多語焉不詳，如“女神……姓林氏，湄洲嶼人。初以巫祝為事，能預知人禍福；既歿，眾為立廟於本嶼。”（廖鵬飛《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》）；

“湄洲神女林氏，生而神異，能言人休咎，死廟食焉〔今湄洲、聖墩、江口、白湖皆有祠廟〕。”（李俊甫《莆陽比事》卷七·白湖廟碑）；“神，莆陽湄洲林氏女，少能言人禍福。歿，廟祀之，號通賢神女，或曰龍女也。”（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）。從這些敘述只知其死後鄉人為之立祠，未能斷定在何年。

當然，湄洲祖廟建立很早是可以肯定的，故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十三已載：“聖妃廟在海島上，舟人皆敬之。”黃巖孫《仙溪志》卷三亦云：“妃之正廟在湄洲，而父母封爵自風亭始〔詳見《明著錄》〕。”⁴¹如據明人之記述，其廟修於仁宗天聖間（1023-1031），康大和《（萬曆）興化府志》載：“天妃廟，在湄洲嶼。……宋天聖間始立廟”，“仁宗天聖間，立廟莆之西山”⁴²。後來到明清之際的《天妃顯聖錄》，就成了如下之記述：“（妃）嗣後屢呈靈異，……里人畏之敬之，相率立祠祀焉，號曰通賢靈女，時僅落落數椽……及宋仁宗天聖中，……廣大其地。”黃仲昭的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則未明載湄洲媽祖廟的始建年代，僅言“天妃廟：在新安里鯤江湄洲嶼上，其神即弘仁普濟天妃，今廟蓋其故居也”⁴³。

2. 聖墩：聖墩順濟廟是僅次於湄洲祖廟的興化著名媽祖古廟，為宋代莆田地區的四大順濟廟之一。上引李俊甫《莆陽比事》曰，“今湄洲、聖墩、江口、白湖皆有祠廟”，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則云“莆人戶祀之，若鄉若里悉有祠，所謂湄洲、聖墩、白湖、江口，特其大者爾”。據廖鵬飛《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》：“郡城東寧海之旁，山川環秀，為一方勝景，而聖墩祠在焉。……聖墩去嶼幾百里，元祐丙寅歲，墩上常有光氣夜現，鄉人莫知為何祥。有漁者就視，乃枯槎，置其家，翌日自還故處。當夕遍夢墩旁之民曰：‘我湄洲神女，其枯槎實所憑，宜館我於墩上。’父老異之，因為立廟，號曰聖墩。”故該廟始建於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廖文乃為紹興二十年重修而作記。

過去常據咸淳《臨安志》卷三十三文：“神本莆田林氏女，數著靈

異，祠於莆之聖堆”（至順《鎮江志》卷八大同），或其所錄的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：“莆寧海有堆，元祐丙寅夜現光氣，環堆之人一夕同夢曰：‘我湄洲神女也，宜館我。’於是有祠曰聖堆”，認為聖墩又名聖堆。其實，根據前述淳祐《臨安志》佚文，聖堆肯定是聖墩訛寫：“神本莆田林氏女，數著靈異，祠於莆之聖墩。……丁伯桂記云：“神，莆陽湄洲林氏女……莆寧海有墩，元祐丙寅夜現光氣，環墩之人一夕同夢曰：‘我湄洲神女也，宜館我。’於是有祠曰聖墩。”

關於聖墩順濟廟的確切位置，古來就存在不同的說法，大致有如下幾種：1. 寧海橋北岸：廖鵬飛《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》云聖墩祠在“郡城東寧海之旁”，“去（湄洲）嶼幾百里”。據此蔣維鈞認為在寧海橋北岸鎮前村（古屬孝義里），吳金棗認為即南埕村的三神宮⁴²；2. 寧海橋南岸：據黃仲昭撰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·祠廟：“天妃廟……又連江里寧海聖墩，……皆有祠”；3. 湄洲嶼：元洪希文《題聖墩妃宮》云：“此洲仙島誰所構？”《佩文韻府》引作《題湄洲嶼聖墩妃宮》，另何喬遠《閩書》卷二四，方域志曰：“湄洲嶼，一名鯨江，……順濟天妃廟在焉”，“妃……遍夢湄洲墩父老，父老相率祠之，名墩曰聖墩”⁴³。

按廖鵬飛所云聖墩祠在“郡城東寧海之旁”，此寧海可理解為莆田南北洋一帶的三江口，也可理解為寧海橋或寧海鎮。但據《大明一統志》卷七七載，“寧海橋：在府城東北，元元統中建”，而宋王存等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九則謂莆田轄有“六鄉，寧海、安德二鎮”，當時的湄洲乃屬於寧海鎮，故《宋會要輯稿》所稱“寧海鎮神女”或“寧海鎮順濟神女廟靈惠夫人”不為無因。不過綜觀各種載籍，聖墩順濟廟應非湄洲祖廟，至於在寧海橋北岸或南岸則值得研討。據許鴻磐《方輿考證》卷八〇：“寧海鎮：在莆田縣東……二十餘里，寧海橋北，今廢。”⁴⁴然史書並未明載聖墩祠始修於寧海鎮治所，對《八閩通志》的“連江里寧海聖墩”說不可輕易否定。

可是又如何解釋橋北白塘李氏先祖重建聖墩祠廟之事呢？據廖鵬飛記，聖墩祠始建於元祐元年丙寅（1086），至紹興十九、二十年間（1149-1150）由承信郎李富重修。後來黃淵的《聖墩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》也提到：“聖墩廟幾三百祀……墩以聖命之何？妃憑浮槎現祥光，遍夢於墩之父老，遂祠之。……建於何年？自制幹李公〔富〕奉妃像正位序始。”⁷¹廖記出自《白塘李氏族譜》，而族譜中所載的其他材料卻有些矛盾，如《重興浮嶼天后宮序》云“自有宋制幹李公破金救國……爰建壇於浮嶼，永薦藻於白塘”，另《枯楂顯聖記》云“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，莆海東有高墩，去湄百里許，常有光氣夜現……父老異之，告於制幹李公，……遂募眾營基建廟，塑像崇祀，號曰聖墩。”李富生於1085年，元祐丙寅時年方二歲，故林祖良《媽祖》指制幹李公應為其父⁷²，但廖鵬飛所記並無片言提及李富之父始建聖墩祠之事，是亦不無值得研討之處。

3. 江口：宋代莆田地區四大順濟廟之一。其修建年代次於湄洲、聖墩。據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云，“紹興丙子，以郊典封靈惠夫人，逾年江口又有祠”，故應建於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丁丑（1157），為媽祖加封夫人後首建祠廟。黃仲昭《弘治八閩通志》卷五九·祠廟·福州府載：“神姓林，世居莆田湄洲嶼……初有廟在莆田之江口。”另卷六〇·祠廟·興化府云：“天妃廟……其行祠一在待賢里江口，紹興二十七年建”。但據《宋會要輯稿》，似應置於張天師祠內：“一在莆田縣巖潭山江口澳，漢天師張氏別祠，祀保禧真人。……廟中寧海鎮順濟神女廟靈惠夫人，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加封靈惠昭應夫人……夫人即本縣順濟廟神女也，本廟自有封。”（禮二〇之五一）

另洪邁《夷堅志》有〈林夫人廟〉一文：“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，舊有林夫人廟，莫知何年所立……新廟不日而成，為屋數百間，殿堂宏偉，樓閣崇麗，今甲於閩中云。”⁷³但彼時莆田一帶並無海口之地名，按該廟之規模，非湄洲、聖墩、江口、白湖之四大廟無以當之，而“夫人廟”之名正與江口廟修建緣起合，故海口廟或即江口廟。

4. 白湖：宋代莆田地區四大順濟廟之一，其香火一度極盛。建於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庚辰（1160）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九六云：“白湖：府東南二十里，一名玉湖，海潮自三江口上黃竿歷寧海至此。舊有隄，名白水塘，後曰白湖。宋熙寧中，於湖中設浮橋，紹興間易以石，側有靈惠井。”該廟即建於熙寧橋畔（闊口村），後遷建於城內文峰宮。據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云，白湖廟為丞相陳俊卿所修：“（加封昭應）其年白湖童邵一夕夢神，指為祠處，丞相正獻陳公俊卿聞之，乃以地券奉神立祠，於是白湖又有祠。”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載：“天妃廟……其行祠：一在城內左廂，號文峰宮，元至正十七年建，今為郡縣春秋致祭之所；一在待賢里江口，紹興二十七年建；一在胡公里白湖，紹興三十年建……。”

關於白湖廟之鼎盛，宋人記載很多。上述《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制》曰“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，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”（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三四）。趙師俠《莆田酌白湖靈惠妃》詩云：“白湖宮殿聳，香火盡虔祈”³⁰；《慶元四年加封助順詔》曰“靈惠妃宅於白湖，福此閩粵”³¹；陳宓《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樑文》曰：“今仰白湖香火，幾半天下。祠宇殆周於甲子，規模增煥於此時。”³²《宋會要輯稿》禮二一之三一·順濟廟則云：“一在興化軍莆田縣白湖，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，……寧海鎮神女。”

5. 平海：據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·祠廟·興化府·莆田縣載：“天妃廟……又連江里寧海聖墩，景德里城山，莆田里清浦，延興里南箕，新安里莆禧、吉了，武盛里嵌頭、平海，皆有祠。”另卷六〇·祠廟·興化府·平海衛則云：“天妃廟在衛城東南海隅，宋咸平二年建。”按真宗咸平二年己亥（999），媽祖剛去世不久（據1987年說），除湄洲祖廟外未聞另有他廟，而宋時著名的順濟廟亦無平海，況《八閩通志》只屬後代孤說，並未交代其資料出處，故平海咸平二年建順濟廟一說實值深究。

6. 莆禧：洪邁《夷堅志》支戊一·浮曦妃祠載：“紹熙三年，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還鄉，舟次莆田境浮曦灣……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……夫人今進為妃云。”浮曦即莆禧，弘治《八閩通志》載其有天妃行祠，唯始建年代應在宋朝。媽祖在孝宗乾道二年丙戌(1166)封崇福夫人，光宗紹熙三年壬子(1192)封靈惠妃，是故建廟年代應在二者之間。

7. 涵江：關於該地宋代建廟的記載，見於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·祠廟：“天妃廟……其行祠……一在延壽里涵頭，號涵江靈慈廟，宋時建，成化十八年……重建。”唯靈慈之廟號係元代所賜。

(二) 仙游

仙游有著名的楓亭聖妃廟，見於宋人之記載。劉克莊《風亭新建妃廟》文云：“妃廟遍於莆，凡大墟市、小聚落皆有之。風亭□□□十里，有溪達海，□元符初……草創數楹祀之。……非但莆人敬事，余北游邊，南使粵，見□楚、番禺之人，祀妃尤謹，而都人亦然，……今為靈惠嘉應協正善慶妃。又封妃父曰某侯，母曰某夫人……。”³⁸依其所述，該廟係北宋哲宗元符年間(1098-1100)始建，南宋紹興、嘉定、紹定及其後不斷重修。但其稱聖妃廟，而靈惠妃之封在南宋光宗紹熙三年壬子(1192)，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之封則在理宗寶祐四年丙辰(1256)，故始建年代猶如湄洲祖廟，較難肯定。

宋人黃巖孫《仙溪志》卷三所記仙游順濟廟不止一處，但未載始建年代：“順濟行祠：一在風亭市西，里人崇奉甚謹，廟貌甚壯。神父林願，母王氏，廟號祐德。寶祐元年，王教授里請於朝，父封積慶侯，母封顯慶夫人。妃之正廟在湄洲，而父母封爵自風亭始(詳見《明著錄》)”，三妃廟“在縣東北二百步：一順濟廟，本湄洲林氏女，為巫，能知人禍福，歿，而人祠之”³⁹。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·祠廟·興化府·仙游縣所敘大致沿襲前人，但認為楓亭廟始建於光宗淳熙五年甲寅(1194)，正好在封妃後二年：“天妃行祠在縣南連江里風亭

市，宋淳熙五年建。寶祐元年，教授王里請於朝，封其父積慶侯，母顯慶夫人。妃顯於湄洲，而父母封爵自風亭始。”

(三) 泉州

媽祖與泉州之關係是相當密切的。媽祖因護航而地位驟升，其時正是兩宋通過泉州大港而航向世界的轉折。媽祖顯靈於元祐元年(1086)，而次年泉州也建立了市舶司。後來元代加封時，更屢稱之為“泉州神女”、“泉州海神”。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〇二：“興化軍本泉州莆田縣地，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於泉州遊洋鎮置興化縣，並割莆田、仙游等縣以屬焉”，故媽祖生時主要應屬泉州人，“泉州海神”之稱號頗為確切。

泉州的聖妃宮建立也頗早。真德秀於宋理宗紹定五一六年(1232-1233)復知泉州時，曾有多篇《聖妃宮祝文》³⁵。但該宮早就建立，據萬曆《泉州府志》：“宋慶元二年(1196)，泉州浯浦海潮庵僧人覺全夢神命作宮，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，實當筍江、巽水二流之匯，蕃舶客航聚集之地。”³⁶這一建廟年代比較可信，歧見不多，且可作各地建廟先後的一個參考標準。

(四) 惠安

真德秀在紹定五至六年(1232-1233)復知泉州時，有《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》、《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再祈雨祝文》，可見其前已建廟。另惠安沙格之天妃宮(在南埔鄉沙格村)相傳始建於宋³⁷，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
(五) 福州

福州天妃宮多元、明所建，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五八·祠廟·福州府載弘仁普濟天妃宮，只云“宮之剏已久”、元至正重修。但《福建續志》卻云“天后宮……一在南台，宋宣和時建，雍正十一年……重修”³⁸，似無可能如是之早，未悉何據，聊存備考。

(六) 長樂

長樂南山寺天妃行宮因鄭和下西洋而馳名於世，但近年發現該地另有建於宋代的顯應宮。據劉則和《(弘治)長樂縣志》：“顯應宮，在縣治東北十五都，宋紹興八年，里人林宏範籌劃，淳熙間曹永福、胡宗道共捨官田陸拾餘畝以資香燈。”而《鄭和研究》載陳明清文，謂該宮已於1992年6月在該縣漳港鎮仙岐村出土³⁹。這對長樂港的發源及媽祖海神早期影響所及，不啻提出了新課題。

(七) 霞浦

據羅汝澤等修民國《霞浦縣志》卷二四·祠祀云：“天后廟 原州建於利埕，……郡守李拔有記云：‘天后宮，前明名靈慈廟……’……其餘里都建宮在松山，建自宋朝。”⁴⁰因無具體年代，一時難以判定，待考。

二、浙江

(一) 杭州

杭州是宋代重要的海外交通與貿易港，南宋更成為首都，其聖妃廟不僅記載明確，而且非只一處。丁伯桂《順濟聖妃廟記》云，“京畿艮山之祠……開禧年間始建”，據丁記該廟始建於寧宗開禧年間（1205-1207），至理宗紹定三年庚寅（1230）重修成。《淳祐臨安志輯佚》卷一載：“順濟聖妃廟，在艮山門外。……舊傳商公份感夢而建，開禧年間始建殿閣，寶慶三年鼎新重建……。候潮門外蕭公橋，亦有行祠。”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卷十四則云：“順濟聖妃廟 在艮山門外。又行祠在城南蕭公橋及候潮門外瓶場河下市舶司側。”⁴¹

(二) 寧波

作為古代重要市舶司所在地，明州在宋代業已建立媽祖廟，且有早期之史料可證。元代程端學《靈慈廟記》曰：“神之廟始莆，遍

閩、浙。鄞之有廟，自宋紹熙二年(1191)來遠亭北舶舟長沈法詢……舍宅為廟……。皇慶元年……復建後殿”。⁴²

(三) 嘉興

據許瑤光等修光緒《嘉興府志》卷十·壇廟：“天后宮 在府治東北二里，宋乾德中建。……邑人吳鵬記：‘……若夫神靈，則自宋乾德間以威福顯於江淮。……當時有崇道真人知有神焉，入奏於朝，皇帝下詔令四方廣立堂廡以祀之。此宮之所由起也’。”⁴³按太祖乾德中為963-967年，嘉興廟不可能如此早建，“宋乾德中建”結論由邑人吳鵬記推出，但該記從“宋乾德間以威福顯於江淮”而推“宮之所由起”，語多含混，實不足恃。

(四) 太平

嘉靖《太平縣志》載“聖妃宮在松門城內，今新河城內亦有祠”⁴⁴，由“聖妃宮”此宋名之遺，令人思索其是否始建於宋代。

(五) 溫州

據宋元模《媽祖地名知多少》一文，永嘉城王塔院前，有宋建的順濟廟，廟前有順濟坊，出處未詳⁴⁵。

(六) 平陽

弘治《溫州府志》卷十六·祠廟載該縣“聖妃宮在嶺門”⁴⁶，其“聖妃宮”之由來，同樣值得探索。

三、廣東

(一) 廣州

廣州是中國古代最悠久、最重要的海港，向來有自己的海神，但後來諸神之地位竟漸被媽祖所凌駕，《元史·祭祀志》曾稱天妃為“南海女神”，後來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則謂“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為林姓云”⁴⁷。此一歷史現象堪當研究，而其變化則肇端於宋元泉州扶搖直上之時。

大約十二、十三世紀之際，廣州應已有媽祖廟，據劉克莊〈到任謁諸廟·謁聖妃廟〉文：“某持節至廣，廣人事妃，無異於莆，蓋妃之威靈遠矣。某，妃邑子也。”⁴⁸劉克莊於嘉熙四年(1240)任廣東提舉，故聖妃廟自建於此前。另元佚名《夷堅續志》載，“廣州城南五里有崇福無極夫人廟……至元歸附大元，……至今香火尤盛”，而媽祖在孝宗乾道二年(1166)加封崇福夫人，其廟當不可能始建於此前。

(二) 東莞

據宣統《東莞縣志·建置》云，天妃廟“一在官廳頭舊演武亭後，建自宋代，明萬曆十一年……廓而大之。”年代不詳，待考。

(三) 香港

香港供奉媽祖之佛堂門大廟，據考修建於度宗咸淳十年(1274)，其根據乃北佛堂天后廟後山摩崖石刻：“……北堂古碑，乃泉人辛道朴鼎勅於戊申，莫考年號。今……再立石以紀。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書。”⁴⁹

(四) 潮州

林大春《(隆慶)潮陽志》卷十·壇廟謂“天妃廟……其創造年月無考，大都始自宋元”⁵⁰，但缺乏證據。陳天資《東里志·祠廟》云“天后宮……一在深澳，宋時番舶建，時加修理，晏總兵移建於海岸”⁵¹，亦有待證明。

(五) 雷州

據前揭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〈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〉一文，宋於雷州府郡東東湖村建媽祖廟，尚待檢閱史料以作進一步考訂。

四、江蘇

(一) 鎮江

鎮江有著名的宋代丹徒靈惠妃廟，係理宗嘉熙二年戊戌(1238)翁戴翼建，理宗淳祐十一年辛亥(1251)遷建。至順《鎮江志》卷八：“天

妃廟，在豎土山東，舊在潮閣之西，宋淳祐間貢士翁戴翼遷創於此，太學博士李丑父為記。”李丑父《靈惠妃廟記》則云，“妃為莆明神，廟於京江之湄，且十餘年，遷於江口土山龍津之西側。淳祐辛亥閏十月既望，越一日壬申經始……初，兩浙轉運司貢士翁戴翼語丑父曰：嘉熙戊戌，自京游京口學，妃故宮方輪奐，忽夢以改卜囑……壬子歲，正殿門西偏集福堂落成。”⁵²

(二) 上海

據正德《松江府志》，上海的聖妃廟為度宗咸淳七年辛未(1271)陳侯珩重修，元世祖至元廿七年庚寅(1290)完成。該書卷十五云“聖妃宮，府南仙鶴觀側”，另載有元宋渤《順濟廟記》，謂“松江郡之上海為祠，歲久且圯。宋咸淳中，三山陳侯珩提舉華亭市舶，議徙新之。……始於辛未，畢於庚寅。”⁵³

(三) 蘇州

乾隆《江南通志》卷四四·寺觀二·蘇州府云，“天妃宮，在北寺東，宋元祐間初，元泰定四年……奉旨敕建。”⁵⁴但宋建年代不詳，是否可能如此之早是個問題，蓋元祐間方為聖墩廟始建之時。明盧熊《蘇州府志·祠祀》謂妃“宋元祐以來，廟食於閩，累著靈驗。元朝……賜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，以靈慈為額”⁵⁵，由該廟稱靈慈宮看，或以元建為宜。

(四) 江陰

成化《重修毗陵志》卷二七·祠廟云，“聖妃廟，在君山，……嘉定十七年(1224)侯綱創立。”⁵⁶此事人名、年代明確，廟號亦合，似為江蘇較早之聖妃廟，值得重視。

五、山東

(一) 登州

據清登州知府英文道光間《重修天后宮記》：“登州備倭，城之西

北隅故有蓬萊閣。……宋徽宗朝敕立天后聖母廟，乃於閣之西營建焉。”光緒年間《重修天后宮記》亦云“宋崇寧間(1102-1106)，於蓬萊閣西偏建靈祥宮，祀海神，……。”^⑤另《蓬萊閣志》載：“宋徽宗時，敕立天后聖母廟，乃於閣之西營建焉。時在宣和四年，記建廟四十八間。”^⑥此外，在廟島，據稱宋宣和四年(1122)也由福建海商倡建了媽祖廟^⑦。

有關蓬萊一帶聖妃廟之始建，缺乏早期文獻的記載，清代中葉以降之廟記亦說法不一，含混不清。如靈祥宮所祀海神是否即指媽祖，該地有否可能早過泉州等處於崇寧間立廟，甚或宣和五年首次賜封之前即已在蓬萊、廟島建廟？

(二) 密州

密州之板橋鎮在宋代曾設過市舶司。據《膠州志》，元豐間(1078-1085)曾由楊景略奏立過海神廟：“板橋鎮海神廟，宋起居郎楊景略使高麗還，奏立，東坡嫌板橋湫隘，欲立於文登，而楊不從。”^⑧其年代早於宣和之始封，而海神一名亦非媽祖所專有，故必須審慎對待此記載。

*

*

*

綜觀以上所述，宋代的聖妃廟幾乎遍建於神州之南北海疆。雖然有些地方的準確年代尚待考定，但聖妃媽祖在宋代之影響已蔚為壯觀。值得特別指出的是，由於兩宋海外航海交通、貿易的高度發展，航海女神竟與市舶司的設立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宋代設立市舶司的地方，有廣州、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密州、秀州、溫州、江陰、澠浦等九處，而這些地方在兩宋差不多都建立了媽祖廟，或至少都有蹤跡可以尋覓，足見前面所述兩宋高度重視媽祖崇祀實非虛言。隨著探討的步步深入，當可發現更多史料或文物，使媽祖研究放射更大的光芒！

宋代順濟廟－聖妃宮修建一覽表

地 區		廟 號	修 建 年 代	
福 田 建	莆 田	湄 洲	(順濟廟、聖妃廟) 約仁宗天聖間 (1023-1031)	
		聖 墩	順濟廟 哲宗元祐元年 (1086)	
		江 口	林夫人廟? 高宗紹興廿七年 (1157)	
		白 湖	順濟廟 高宗紹興三十年 (1160)	
		平 海	(天妃廟) (真宗咸平二年, 999?)	
		莆 禧	崇福夫人廟、浮曦妃祠 孝宗乾道二年 (1166) 後	
		涵 江	(天妃廟) (宋時建)	
	仙 游 泉 州 惠 安 福 州 長 樂 霞 浦	仙 游	楓 亭	聖妃廟 約光宗淳熙五年 (1194)
			仙 游	三妃廟 理宗寶祐五年 (1257) 前
		泉 州	聖妃宮 寧宗慶元二年 (1196)	
		惠 安	惠 安	聖妃宮 理宗紹定五年 (1232) 前
			龍宮山	聖妃祠 理宗紹定五年 (1232) 前
			南埔鄉	(沙格村天妃宮) (宋時建)
		福 州	(南台天妃宮) (宋宣和時建?)	
長 樂	顯應宮 (高宗紹興八年, 1138?)			
霞 浦	(松山天妃宮) (宋時建)			
浙 江	寧 波	(靈慈廟) 光宗紹熙二年 (1191)		
	杭 州	艮山門	順濟聖妃廟 寧宗開禧間 (1205-1207)	
		蕭公橋	順濟聖妃廟行祠 (宋時建)	
	嘉 興	(天后宮) (宋乾德中建?)		
台 州	太平松門聖妃宮 (宋時建?)			

地 區		廟 號	修 建 年 代
浙 江	溫 永 嘉	順濟廟	(宋時建?)
	州 平 陽	松門聖妃宮	(宋時建?)
廣	廣 州	崇福無極夫人廟	理宗嘉熙四年(1240)前
	東 莞	(官廳頭天妃廟)	(宋時建?)
	香 港	(佛堂門大廟北堂)	(度宗咸淳十年, 1274?)
東 州	潮 陽	(天妃廟)	(宋時建?)
	南 澳	(深澳天后宮)	(宋時建?)
	雷 州	(東湖天后廟?)	(宋時建?)
江 蘇	江 陰	君山聖妃廟	寧宗嘉定十七年(1224)
	鎮 江	丹徒靈惠妃廟	理宗嘉熙二年(1238)
	上 海	聖妃宮	度宗咸淳七年(1271)
	蘇 州	(靈慈宮)	(宋元祐間建?)
山 東	登 蓬 萊	(天后聖母廟)	(宋宣和四年, 1122?)
	州 廟 島	(天妃廟)	(宋宣和四年, 1122?)
	密 州	(板橋鎮海神廟)	(宋元豐間建?)

(1995年3月20日)

註釋

- ① 韓槐準文刊於《南洋學報》二卷二輯(1941)。朱傑勤文原刊於《南洋學報》六卷一輯(1950);後略加修訂,並以《海神天妃的研究》之名相繼收入《東南亞史論文集》第一集(暨南大學歷史系1980)、《中外關係論文集》(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)以及《媽祖研究資料匯編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)。
- ② 李獻璋在1979年出版了《媽祖信仰の研究》(東京,泰山文物社),內有《媽祖文獻資料集》。蔣維鏞的《媽祖文獻資料》則於199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- ③ 如禱一平等編《媽祖研究資料匯編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)、朱天順等編《媽祖研究論文集》(鷺江出版社1989)。另可參見蘇慶華的〈1986-1991年間中國大陸出版有關媽祖研究專籍及論文敘錄〉一文(載新加坡《亞洲文化》16期,1992年6月)。
- ④ 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,認為媽祖是北宋興化湄洲的林氏女,生於建隆元年(960)三月廿三,死於雍熙四年(987)九月初九。有關各種不同主張,可見下列論著的介紹:朱天順《媽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

- 宋代的傳播》(《廈門大學學報》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2期);中國歷史博物館編《(天后聖母事跡圖志)〈天津天后宮行會圖〉合輯》,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版。
- 5 《宋會要輯稿》禮二〇之六一(中華書局1957年版,第一冊)。
 - 6 韓槐準、朱傑勤前揭文均自《浙江通志》卷二一七(祠祀一)引丁伯桂之廟記,然所載不全。潛說友《(咸淳)臨安志》卷七十三有丁記全文,見清道光十年錢塘汪氏振綺堂刊本(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),另見《四庫全書》卷六八·史部·地理類一。
 - 7 該書作於嘉定間(1208-1224),參見《宛委別藏》本。
 - 8 參見蔣維鈞編校《媽祖文獻資料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,第1-3頁。
 - 9 徐兢以奉議郎為國信所提轄人船禮部官隨從出使,歸國後於宣和六年撰成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四十卷,《四庫全書》卷七一·史部·地理類四收錄,另見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。有關該書與媽祖首封關係之探討,可參見上述朱傑勤文,中國歷史博物館編《(天后聖母事跡圖志)〈天津天后宮行會圖〉合輯》,以及李玉昆《雜談天妃》(載蕭一平等編《媽祖研究資料匯編》)。
 - 10 淳熙《三山志》,四十二卷,梁克家撰修,《四庫全書》卷六八·史部·地理類一;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據崇禎十一年本影印。另嘉靖《定海志》卷九:“昭利廟 縣東北五里。宋宣和五年,侍郎路允迪、給事傅墨卿出使高麗,涉海有禱,因而建廟。毀,紹興五年重建”(上海書店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》影印本),可見演嶼神確也頗受重視,只不過後來媽祖逐漸脫穎而出,竟凌駕於諸海神之上。
 - 11 見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三四,《四庫全書》卷一五九·集部·別集類一二。
 - 12 參見前引蔣維鈞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3頁之編者按。
 - 13 據張孝伯乾道三年所作《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》,“母兄今敷文閣直學士林,至忤時宰,南遷莆陽,公不遠千里走省之,久之不忍去”,則徐兢在紹興二十三年去世前,曾到過媽祖的故鄉,廖鵬飛也有可能從他那裏獲知奉使高麗事。不過倘若如此,廖記不應與實際的航行情況相左。
 - 14 丁伯桂文之“宣和壬寅……使高麗,……明年奏於朝”云云,則以路允迪等奉詔之年起計,須加訂正,唯不影響媽祖首封之年份。
 - 15 宋施彥棻、清胡敬輯《淳祐臨安志輯逸》卷一,台灣中國地志研究會編、大化書局印《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》,1990年。
 - 16 至正《四明續志》卷九,見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清咸豐四年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。
 - 17 《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》,載劉宮編《誠意伯劉先生文集》卷十三,參見前揭《媽祖文獻資料》。
 - 18 《西山文集》卷五十,《四庫全書》卷一六二·集部·別集類一五。
 - 19 《夢梁錄》卷十四,見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。
 - 20 筆者所見對宋代各地廟宇予以綜合考證之論著有:林仁超《天后事蹟》,香港漢山文化事業公司1970年版;李獻璋撰、李啟宇譯《媽祖信仰的發生、傳播及其影響》(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《媽祖研究資料匯編》);蕭一平《媽祖的歷代褒封》(載同上匯編,另見同書所載金秋麟、宋元模、林洪國、黃文美諸文);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《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》(載《海交史研究》1987年1期);林祖良《媽祖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;曾昭璇《天后的奇跡》,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1991年版;中國歷史博物館編《(天后聖母事跡圖志)〈天津天后宮行會圖〉合輯》,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版;吳金棗《江海女神·媽祖》,台北新潮社1992年版;徐曉望《福建民間信仰源流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;張桂林《福建媽祖信仰》(原為王耀華、李如龍、陳元煦等編《福建文化概覽》第十章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)。
 - 21 《方輿勝覽》有咸淳三年刻本,另刊《四庫全書》卷六八·史部·地理類一。《仙溪志》有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抄本,見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。
 - 22 轉引自前揭《媽祖文獻資料》,第107-108頁。
 - 23 見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卷六〇·祠廟·興化府,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影印本。
 - 24 見前揭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3頁,《江海女神·媽祖》第54頁。
 - 25 參見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37-38、134頁。
 - 26 該書成於道光廿一年,北平文楷齋民國廿二年刊。
 - 27 見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24-25頁。
 - 28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,第24頁。
 - 29 《夷堅志》支丙九,《四庫全書》卷一四二·子部·小說家類三。
 - 30 《扈庵詞》,見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5頁。
 - 31 上引《淳祐臨安志輯佚》卷一。
 - 32 《復齋文集》卷十九,見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7-8頁。
 - 33 見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一,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- 34 黃巖孫《仙溪志》，約作於寶祐五年丁巳（1257），清瞿氏鐵琴銅樓抄本，見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。
- 35 《西山文集》卷五〇，《四庫全書》卷一六二·集部·別集類一五。
- 36 引自莊為璣《古刺桐港》，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頁。
- 37 參見《西山文集》卷五〇，及前揭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《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》一文，林祖良《媽祖》。
- 38 沈廷芳等《福建續志》卷十五·祠祀一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據乾隆三十三年刻印本影印。
- 39 陳明清《長樂一埋存地下的“天妃宮”重建天日》一文載於《鄭和研究》1994年1期。
- 40 據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民國十八年本。
- 41 該書有吳自牧咸淳十年甲戌（1274）序，見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。
- 42 載《至正四明續志》卷九，見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清咸豐四年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。
- 43 見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光緒五年刊本。
- 44 見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影印寧波天一閣藏本。
- 45 載《八閩掌故大全（地名篇）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。
- 46 見上海古籍書店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》第三十二冊。
- 47 見《廣東新語》卷六神語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版第312頁。
- 48 《後村集》卷三六，《四庫全書》卷一六三·集部·別集類一六。
- 49 參見簡又文：〈南北佛堂訪古記〉、〈三遊北佛堂訪古記〉，載其主編之《宋皇台紀念集》（1960年版）；〈九龍南宋石刻考〉，原載《大陸雜誌》三十八卷八期，1969年。另可見李獻璋《香港佛堂門的南北佛堂新考》，1965年8月14至17日《華僑日報》連載。
- 50 參見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影印寧波天一閣藏《（隆慶）潮陽志》。
- 51 見汕頭市、饒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90年印行之《東里志》。
- 52 見中華書局1990年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道光廿二年丹徒包氏刻本。
- 53 見上海古籍書店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》第五冊。
- 54 見《四庫全書》卷六八·史部·地理類一。
- 55 參見《媽祖文獻資料》第55頁。另曾昭璇《天后的奇跡》則引盧熊《蘇州府志》謂“始於宋代，元泰定五年給幣重修”，有待比勘，見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1991年版25頁。
- 56 據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。
- 57 參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《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》一文。
- 58 見李玉昆《媽祖信仰在北方港的傳播》一文，載《海交史研究》1994年2期。
- 59 參見前引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《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》一文，及林祖良《媽祖》。
- 60 見清張同聲、李圖纂修《膠州志》卷三十八·古跡，成文出版社1976年據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影印。

（1995年4月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·後刊於《澳門媽祖論文集》，澳門海事博物館、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出版）